

劉麟生編

驛文學

商務印書館叢書

劉麟生編

駢

文

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S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再版

駢文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印所必究

編纂者

劉驢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 序

憶自鯉庭受訓，略識之無；螢案攻書，粗通章句。雖操觚染翰，勤習時文；而對白抽黃，未工儻語。文體局於格式，制藝湮其性靈。洎乎罷科舉而入學校，則又薄師古而重通今。八代久衰，六經驟廢。辭章徵引，妙未識乎？受辛時好揣摩，學不切於爲已。五七言既不作，四六文更無能。非儻偶之不足學，實學文之無良方耳。廬江劉子宣閣，味道之腴，食古而化。遊宴之時，不釋卷；刪逸之篇，能識書文塚待銘。說苑成著，怡情風雅；公餘不廢，行吟篤志。詩書課後，惟勤撰述。桃花入詠，嘗種樹於玄都；藜火方輝，時校書於祿閣。霞飛天半，具超超拔俗之姿；鶴翥雲中，結矯矯出塵之想。余經年同硯滬江，筆牘輸君精鍊；頃歲移舟漢渚，絃壺愧我疏狂。水遠山遙，寤寐還通於几席；雁來魚往，音書未輟於雨風。旣新集之遙頌，概論詩詞派別；復奇篇之寄示，開章駢語淵源。借自公退食之閒，闡

稽古心傳之秘，摘名家之警句，詮註綦詳；考歷代之作風，引徵殆遍。蓋其論古覈實，家有曹倉；讀書淵通，胸具杜庫。緬先民之短羶以貽後，演凡近之訓詁以授人。是中國文學叢書，又添一鉅製。已光治學殖久荒，筆毫欲腐；文未工於藻翰，論莫擅於粲花。端誦斯編，勉爲之序。得毋嗤作哇吟，譏同諧調？有乖齊梁之真旨，謬任元晏之弁言乎？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錫山強光治序於漢臯客次

# 目次

第一編 駢文之淵源與進展	一
第一章 駢文與四六文	一
第二章 駢文在中國文學中之地位	五
第三章 駢文之體裁	十五
第四章 時代與作風	二三
第二編 方法論	二三
第一章 對偶	二三
第二章 用典	四一
第三章 錄字	五〇
第四章 音韻	五五

第三編

作家與作品

六一

第一章 漢魏作家

六一

第二章 南北朝作家

六一

第三章 唐代作家

七三

第四章 宋代作家

八九

第五章 清代作家

九八

一〇

# 駢文學

## 第一編 駢文之淵源與進展

### 第一章 駢文與四六文

吾國文學中，有一怪物焉，駢文是也。駢文之價值與地位，留待後論。今爲開宗明義之討論，則名稱尙矣。駢文又名四六文，與散體文立於對敵地位。如是則駢體文亦可名之爲整體文矣。然駢文與四六文爲二而一乎，抑一而二乎，是不可以無辨也。

先言駢文，說文曰：「駢，駕二馬也。」莊子：「駢母枝指出乎性哉，而樹於

德一引伸之，遂爲駢儷之儻。劉勰文心雕龍爲中國文學批評之祖，亦爲駢文學之祖。其論麗辭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衝；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儻。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所以駢文亦稱駢儷之文。惟古代駢文不必四字一句，六字一句，相間而用，如後世之駢體文然。四字句六字句之廣用，始于南北朝之末季，而確定此名稱者，則爲唐代李商隱諸人。今錄孫德謙之語於後：

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爲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爲四六，義

山亦不必爲之解矣。（六朝麗指）

實則自實際上言之，駢文與四六文，乃大同小異。換言之，駢文較自由，四六更工整。駢文不必盡爲四六句，而四六文實爲駢儼之文無疑。袁子才序胡稚威駢體文有云：「散文可蹈空，駢文必徵實。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曰敝。」是散文末流空疏，駢文實可救其失。惟駢文之名，亦不甚古。柳子厚乞巧文，始有「駢四儼六，錦心繡口」二語。清朝別集，始競以駢文相號召。如曾賓谷駢體正宗之類是也。（參閱六朝麗指第七葉）明乎此，乃可以論六朝時文筆之分。

文筆之分，在南北朝爲最著。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陵得臣筆，測得臣文。」梁元帝金樓子：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可見得古代祇有文筆之分，猶今人言散文駢文之別也。駢文趨于整，散文則異。散文重

單筆，駢文重複筆，此其大較也。以言韻文，則散文駢文，皆可以用韻。譬如賦爲韻文，然東坡之赤壁賦，則散文化也。故散文韻文駢文，爲我國文學中之三大範疇，而韻文則又有左右逢源之樂矣。（參觀拙著中國文學概論內第二編第一章文體分類表，世界書局出版。）

## 第二章 駢文在中國文學中之地位

民國八年白話文學運動初起，陳獨秀氏在《新青年》中著有《文學革命論》一篇，大聲疾呼，打倒阿諛式的文學。其言曰：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上項秕弊，即散文中亦不能免；而駢文末流所至，受毒尤深，宜爲有識者所譏也。然反對駢文，亦不始于新文學家。宋神宗初卽位，擢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爲四六，不得已乃受命。（《辭學指南》）其不慊意於四六者深矣。洪容齋謂四六駢文，于文章爲至淺。（《容齋三筆》）四朝聞見錄，謂其文最

爲陋而無用。（四六叢話卷二十八）至于古文家則攻擊尤甚。古文家以散行之文相號召者也，其與駢文戾若仇讐，亦毋足怪。故其攻擊駢文也，亦極其嬉焰饋餉之壯觀。今不必遠舉，且列舉桐城派之議論焉。

吾家孟塗先生劉開，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云：「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疏；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廢。」……夫駢散之分，非理有參差，實言殊濃淡。……文有駢散，如樹之有枝幹，草之有花萼，初無彼此之別，所可言者，一以理爲宗，一以辭爲主。且夫理未嘗不藉乎辭，辭亦未嘗能外乎理，而偏勝之弊，遂至兩岐。始則土石同生，終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惟通方之譏，絕特之才乎？」孟塗既精駢體，復擅古文，故持論甚爲平允。

至梅曾亮書管異之文集後，則云：「曾亮少好駢體文，異之曰：人有表示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

報楊遼彥書，其意顧不快也？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辭，不足盡其一意。」又在復陳伯言書中說：「某少好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所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貴，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

其譏駢文，亦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而駢文亦有其數千年之史蹟，與我國文學相終始，與散文迭相雄長，稱對壘焉，則其瑰偉優越，至可知也。語云：道高一丈，魔高一丈，駢文之盛，而弊亦隨之，此不必爲駢文諱。若一筆抹殺，必欲絕其種，則又可以不必也。矧駢文爲我國特殊之產物乎？（劉師培著中古文學史，至謂「非偶詞儻語，不足言文！」）

何以言駢文爲我國之特產耶？駢字儻句，在西方文學中，亦偶一遇之，謚爲平行語氣。Parallel Construction 然此種語氣，在一篇一節中，往往不數觀，

1. I am the last of noble Edward's sons,  
Of whom thy father, prince of Wales, was first.  
In war, was never lion raged more fierce;  
In peace, was never gentle lamb more mild.

....Shakespere.....

2. See the same man in vigor, in the gout;  
Alone, in company; in place, or out;  
Early at business, and at hazard late;  
Mad at a fox-chase, wise at a debate.

...Pope.....

3. The question with me is not whether you have  
a right to render your people miserable, but whether  
it is not your interest to make them happy. It is  
not what a lawyer tells me I may do; but what humanity,  
reason, and justice tell me I ought to do. Is a po-  
litical act the worse for being a generous one? Is no  
concession proper but that which is made from your  
want of right to keep what you grant?

.....Burke.....

卡那爾氏 Thomas Carlyle 散文，被吾國學人引爲近于吾人文勢者，亦不能時以整段平行語氣，寫出其精闢激宕之義理也。今試引若干例證于左。（此係煩平海瀾先生輯錄）

以視我國之長篇鉅著，悉由駢體出之，其多寡強弱，迥不侔矣。若謂世界無此種文學，遂鄙夷之不足道，此又大惑也。小說戲劇，吾人之進展，遠不如西人；而駢文律詩，實爲世界美文所不能逮。（謝無量駢文指南序）各有千秋，俱無媿焉。

復次，駢文何以能爲吾國文學之特產？一言蔽之，則單詞隻字之語言文字，有以造成之也。駢儼意謂對偶之文，亦惟一音一義之字，可以謀其發展。尋其特點，蓋有數焉。

一曰象形——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謂「六書」。則我國文字，亦似於象形之外，別樹法門。然綜合言之，象形實最重要。其他如指事會意，亦

與象形關係，最為密切。故望文生義，惟漢文能之。言獵，則「恐虎豹，憚鷺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枚乘七發）言貌，則「雲髻峩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曹植洛神賦）讀文如讀圖畫，而尤非對偶不為工也。

二曰重言 重言亦曰疊字，為我國文字所獨具。重言在文學中，固有音容之妙，而一經對偶，尤顯其長。江文通別賦：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變色。其例夥頤，不待枚舉。西湖花神廟一聯：翠翠紅紅，處處鶯鶯燕燕。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為人傳誦，亦以重言關俗也。（見楹聯叢話）

三曰雙聲疊韻 發音相同之字，謂之雙聲；收音相同之字，謂之疊韻。此人所易悉也。雙聲疊韻，增文學上音調之美感，而又能造駢儷之偉觀。溯其淵源，詩經已自不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對聲對雙聲也。燕婉之求，蓬篠不鮮。（新臺）疊韻對疊韻也。至於雙聲對疊韻，或疊韻對雙聲，其例